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九

昭公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命魯歸其侵地有未盡者復以讓魯今杞以喪赴而魯會其葬畏晉故也杞復稱

伯豈平公厚其母家為請於王而復之與

葬秦景公秦始書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附錄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已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權移于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言不能議事以制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

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周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惟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

箴戒為恴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于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

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
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宿受牟夷叛邑時公在晉莒愬於晉公幾見止故
宿如晉拜莒田自比於晉隸足恭以媚晉重自託
以傾其君此公數如晉所以拒而不納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于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宋平公既以伊戾之譖殺世子痤又以柳之譖逐華合比前後憸謀如出一轍然非向戌為伊戾徵華亥為柳徵平公猶未必深信而不疑以至絕父子之恩睽君臣之義也閹寺禍人國家必廷臣與之合其姦乃必售伊柳戌亥之覆轍可不戒哉

附錄左傳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柤杜注鄭地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

見楚王言棄疾恭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賔慁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晋竟晋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從上教下效

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吴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吴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吴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今江南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房鍾杜注吳地當在今壽州蒙城縣界獲宮廄尹棄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不以敗告故不書

楚頻年伐吳終未能得志故自是以後遂舍吳而肆毒於陳蔡也

冬叔弓如楚

左傳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

魯遠於楚而婚於吴遂不與申之會至是震楚兵威故使弓先聘而明年遂朝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晋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晋大夫或作王正）晋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晉人納捷菑於邾非正也而能以義自反故特書不克納以著其遷善改過之美齊侯納北燕伯正也而終以賂止故第書伐燕而不書不克納以示其本無定燕之心惟恃彊以凌弱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虢杜注燕竟當在今直隸滄州界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晳齊大夫受服而退

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上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當在今直隸安州任丘之間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不克而還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是時昭公結昏彊吳無汲汲附齊之意其與齊平乃齊求于魯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怨大國懼而請平乃魯求

於齊故曰及也左傳齊求之也乃正解魯暨齊平之義後乃及齊燕之事而杜氏預遂謂燕暨齊平誤矣書暨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之文同且叔孫婼旋如齊涖盟則此為內平審矣若外平則當用宋人及楚人平之例

附録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于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章華杜注南郡華容縣今湖廣監利縣東有華容城納亡人以實之無宇

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宫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宫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焉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

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

乃不可乎若以二丈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靈王自謂遂赦之為葬靈王張本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臺杜注在華容城内今監利縣北有章華臺願與諸侯落之宫室始成祭之為落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衡父公衡鎮撫其社

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會朝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弔康王喪孫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據左氏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遠啓

彊自謂能得魯侯蓋知季孫擅國魯君若寄生聞楚有命季氏必廹公以出而不敢違若宋衛之君尚能專有其國恐馳詞執禮以抗非義之請而不赴則楚威為之頓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

穀梁傳涖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于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于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

附錄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桃杜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成

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杜注二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晋人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鬛者相（鬛鬚也欲先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晋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齊晋越）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晋晋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

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杜注在東海祝其縣西南今山東沂州東有山高四里其西為羽淵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並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此年正月段卒曰日君以夫公

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徳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病有之以易

原縣于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

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並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于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精者神之未著爽者明之未昭匹夫匹婦彊死

彊死不能病也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二月在此年　罕朔殺罕魋子皮弟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

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産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恵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産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産故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

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䳭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凡弟相救于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年在元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己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

傳終言之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于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于傴傴共于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于是鼎中為饘鬻餬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説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公如楚必致危之故以告於廟也

附録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羇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羇寄客也冬十

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伯瑕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如北辰大辰之

類其義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自季友至行父雖專魯國臣節尚無顯悖至宿則乘君幼而分其民據其土稱兵邦域招納叛人謟事霸國深結彊家以間阻其君襄公自楚歸至不敢入他日意如逐君乃宿之遺謀耳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著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

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靈公

元年也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

附錄左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杜注晉地今山西榆次縣西北有故城通典曰晉魏榆邑也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杜注地名在絳西四

十里臨汾水在今山西曲沃縣西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不能言謂不知言理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言之順叙信而有徵自取安逸　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兩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

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陳招以介弟為司徒不顧宗社以逞其私殺嫡立庶致楚乘釁以滅陳故不稱公子而變文書弟所以甚招之惡而著陳侯失親親之道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陳侯因偃師之變恚而卒則其託罶於公子招所以寵罶而非有殺偃師之心也楚棄疾立公子比

而靈王縊春秋書比弑其君招殺偃師而哀公縊不書招弑其君何也招方當國不肯以先君之縊赴舊史承而書之與鄭伯髡頑楚子麇同

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宫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楚成章華之臺而召諸侯以落之晉成虒祁之宫而諸侯畢賀小國之困斂極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 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穀梁傳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于上也

陳殺世子罪在於招行人何辜而以為戮乎蓋楚靈因陳亂以為利欲震怖其國而取之故殺人以行其詐耳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書公子是為招所立而猶不敢安於其位故不以偃師之獄歸之

秋蒐于紅書蒐始此紅杜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杜注

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牟鄉商杜注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周禮通帛曰旃轅門仰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作褐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軎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

不獻降嫌誅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春秋凡五書蒐皆曰大蒐著僭也此傳亦言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而經無大字闕文也在他公不書惟書於昭定之世何也魯僭大蒐之禮亦如郊禘之不可勝書惟昭定之際公無

尺土一民而三桓用天子之禮以簡私家之軍實

尤非常之變不赦之惡也

附錄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子固子工成之弟鑄子車頃公之孫捷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之立宰其臣曰子尾家臣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

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
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
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言當施惠于不惠者勸勉于不勉者茂勉也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
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辭也葢偃師之死招實主謀孔奐與焉而非過之所欲也招惡其異己反加罪焉經書招殺偃師於前書楚師滅陳殺奐於後而過稱大夫則不與殺世子明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羊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人之貴者欲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

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遂世守之及

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于齊形兆已見

穀梁傳惡楚子也

楚莊討陳之亂有善有惡故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及其入國納亂臣之事是非不相掩也楚圍則恃彊逞暴利陳之土地而滅之非有討賊之義故先書滅陳

葬陳哀公

穀梁傳 不與楚滅閔公也

陳已滅矣非我往會葬而書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耳彼曰齊葢上無齊滅紀之文不書齊侯則未知孰葬之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三事皆蒙上文而書耳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

昭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同楚子在彼魯自使卿往修禮致敬非楚子召之使會也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時改城父為夷杜注城父縣屬譙郡今江南亳州東南有城父故城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于許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因謂之許今許遷于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許世服於楚而畏鄭欲遷都近楚故以自遷為文若楚彊之則當書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

陽

附錄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杜注陸渾之戎潁杜注周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杜注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縣今屬陝西乾州古斄城在縣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杜注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今蒲姑故城在山東博興縣東南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杜注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孔疏玄菟在遼東北今屬盛京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

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冠不復用故言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

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頹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賓滑周大夫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災公羊穀梁作火

左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謂之妃）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于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

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悕悲也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罪人招也殺人之賊

孔瑗弑君賊也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楚為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悲之也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陳已滅於楚而春秋猶書陳災猶邾鄘已滅於衛

而删詩仍其故號所以存先王之建國也凡外災告則書楚已縣陳使穿封戌守之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蓋叔弓會楚子于陳目擊其事歸語陳故而魯史書之耳

附錄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于戲陽戲陽杜注魏郡内黄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執尊酌酒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

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學人謂習樂之人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也物類也物有其容也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荀躒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

以子義來歡樂為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季孫既竊魯國又欲離公於民故娛公以耳目之觀而亟督其功役公尚不悟故他日見逐傳載如釋重負之言必季氏之誣辭久而不能辨也

十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鄭禆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

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虛為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吾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内多怨強于陳

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黒以靈姑鈃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黒齊大夫靈姑鈃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杜注祀后稷之處六國時齊有稷下館在今山東臨淄縣西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藴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桓

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杜注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杜注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後漢志作棘里今臨淄縣西北有棘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夫于杜注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今於陵城在山東長山縣南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

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高彊不書非卿也欒高陳鮑以私憾生爭至動干戈於國中不忌其君之故也陳氏遂階此以竊國有國者之操柄可不謹與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羊作隱後同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平子即季孫意如郠杜注莒邑當在今山東沂水縣界獻俘始用人于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不敢偷薄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于畜牲

既舍中軍公室無兵三家各帥其衆故竝書於策叔弓在行或曰所將乃叔孫氏之兵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以此見婼之賢也或曰婼居守而叔弓佐意如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公若寄寓矣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如裨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

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商書大甲篇　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宫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夫人謂子尾　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

此禍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羊作戍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作正月

左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梁或作乾

左傳景王問于萇弘曰萇弘周大夫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歳也歳在豕韋弗過此矣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歳在豕韋至今十三歳歳復在豕韋楚將有之然壅也壅積其惡歳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年歳在大梁至昭十三年歳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

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傳 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蔡侯般弑父而立雖誘之則曷為絶之懐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穀梁傳 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蔡般覆載不容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聖人乃名楚虔而爵蔡般何也楚虔身為簒弑春秋之義不以

亂治亂且既與般會申又再會伐吳豈以般為賊哉今謀取其國重幣甘言誘以會而殺之則為誘蔡侯殺之于申而已至般之罪已前見苟有人心者皆知其宜絶也而蔡之臣子奉以為君魯弔其喪諸侯數與之會成其為君久矣故不從州吁無知之例而以爵書所以著諸侯之罪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

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謂弑逆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

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敝盡敝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滅不言圍蔡人效死固守以待諸侯之救故書圍以病晉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齊歸薨胡女歸姓齊謚也敬歸之娣昭公之母

大蒐于比蒲

左傳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魯之大蒐已為僭禮況齊歸未葬乎蓋方是時魯君若寄寓君自有喪三家自蒐以為與公室無與也三家據國久之而民亦忘君此陽州之孫季氏所以晏然而魯衆亦安之若素與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羊作侵羊祲祥杜注地闕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泉丘杜注魯邑當在今山東寧陽泗水間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

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禮有副車倅車皆副貳之車也薳氏之女先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

郳魯之爭為日已久自襄之季年郳子來朝昭元年魯會郳葬至是盟于祲祥以修舊好君有大喪而季氏大蒐於國中孟孫會盟於境外不惟魯人

不知有君而鄰國亦不知魯之有君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羊作屈銀杜注地闕

楚師在蔡左傳四月晉荀吴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人情所不附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逺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二年十三歲歲星周復于大梁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宋之盟以弭兵召諸侯楚背盟肆暴晉合八國之大夫縱不能如次陘之師聲罪致討亦可以大義責楚所以使狐父往請重自卑屈而楚弗許者由陳蔡有弑君之禍晉皆不討諸侯離心而楚借討亂以為名晉人雖欲執辭申義其勢不能且諸卿

各營其私莫肯盡力於國事故為楚所料也三綱軍政之本豈不信與

附錄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成公單子單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是年冬單子卒起本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指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

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失其國為二

十五年公孫子齊傳

公羊傳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世子有諡隱靈公之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弑逆春秋不與其為君故其子亦不得為嗣君以繼其父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絶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

穀梁傳此子也諸侯在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註乎志有一暴虐之事必筆之于書所以惡楚子也

書滅書執書以歸用之詳其事以重楚惡也滅而

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辭也沈子嘉書以歸殺之既降服也有稱世子父死國危不忍立乎其位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附録

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羮不羮有二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羮城定陵西北有不羮亭今按在河南襄城縣東南者西不羮也在舞陽縣北者東不羮即定陵之不羮亭也　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

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于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古者以五行建官故曰五官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取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

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杜注雍廩邑齊國西安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杜注甯殖邑戚杜注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陽杜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直隸唐縣東有故城是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

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如猶奈也葢子以見而改之人以不見而疑之非所以傳信故寧因而不革所以教天下之慎也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穀梁傳納者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款之出書名失國也納之則不名正君臣之分也燕伯入陽衛侯入夷儀皆為亂臣所迫逐因大國之力而入故書法同不得入於國為在國之臣子

所拒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司墓之室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堋下棺）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

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立 享之為賦蓼蕭 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禄也 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懐 懐思也 寵光之

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

華定出奔傳

附録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亦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前此公兩如晉僅一見焉至是往朝嗣君復為所拒傳載以取鄆之故辭公夫納莒之叛臣叛邑伐其國又披其地者皆季孫所為也明年晉執意如則亦知罪之所在矣而公每如晉則見却蓋晉之諸臣皆曲為季氏地而不使公得盡其辭穀梁謂季氏不使遂乎晉蓋得其情矣

附録左傳　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

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杜注水名坻水中高地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杜注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欽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傁齊大夫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傳言晉之衰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經書五月誤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熊穀梁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令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杜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

附録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鮮虞杜注白狄别種在中

山新市縣今直隸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其地有鮮虞亭遂入昔陽昔陽杜注肥國都今藁城縣西南有昔陽亭水經注謂之鼓聚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肥杜注白狄鉅鹿下曲陽縣有肥累城在今藁城縣西南緜皋肥子名為下晉伐鮮虞起周原伯絞虐原伯絞周大夫原公其輿臣使曹逃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絞奔郊郊杜注周邑甘簡公無子甘簡公周卿士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甘原二族所以遂微）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羊作整）

左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蒯南遺子）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

叔仲帶之子叔仲小季悼子之卒也悼子武子之子平子父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

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貌湫愁隘貌攸懸危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

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忠共善三者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

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箴參美盡備吉可如箴猶有闕也箴雖吉未也將適費蒯自其家遷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于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按左氏季孫意如不禮于南蒯蒯與公子慭謀去之慭以告公未幾而敗蒯以費叛慭遂奔齊至是則公與季氏之釁已顯著季氏之謀公益急矣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按潁水入淮處在今江南潁上縣與壽州接界謂之潁口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囂陵二縣名楚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雨雪王皮冠

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僕析父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暮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熊繹楚始封君呂級齊大公子丁公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四國皆有分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荆山杜注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華荆柴路車也藍縷衣敝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常居許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時地屬鄭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敢請命（鍼斧也柲柄也破圭以飾斧柄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巳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詩逸祇宮王之離宮獲沒不見纂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能謂舉其辭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堅重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淫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巳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徐世服於楚其再見伐以吴故也楚虔自會申以後執徐子園朱方遷賴于鄢滅陳蔡至是又親圍徐自謂天下莫敢違不知衆叛親離禍已伏積而不可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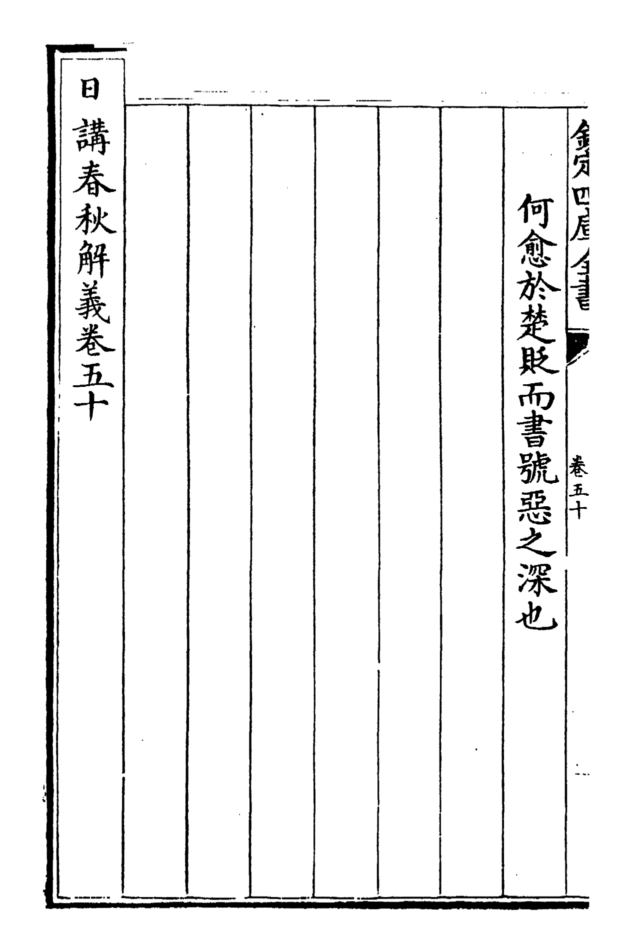
晉伐鮮虞

左傳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肥役在此年

穀梁傳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時楚滅陳蔡

圖徐晉亦伐鮮虞是謂交伐中國

昔陽之役假道鮮虞及返役遂因鮮虞之不備而伐之夫楚虔簒弑之賊連用詐謀以滅陳滅蔡晉不能反其道惇信明義以屬諸侯而師其詐謀庸



何愈於楚貶而書號惡之深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一

昭公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前年南蒯以費叛故弗克敗焉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區夫魯大夫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

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終言其效）

南蒯季氏家臣據邑以叛至命正卿舉大衆圍之若敵國然家臣彊大夫弱也季孫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君南蒯則而象之不亦宜乎春秋之法不書内叛蓋尺地一民皆歸三家南蒯之叛叛季氏也季氏安得以叛治蒯哉然書圍費則

其實不可掩矣季氏之私邑叛而使卿率師以討之已儼然若魯國之君此昭公之逐所以民不知君而安於季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谿穀梁作溪）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

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于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越大夫常壽過也申會在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鬬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杜注邑名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杜注楚邑城之堅固者一云固城息舟楚二邑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

試之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吴故蔡大夫聲子之子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居蔡公之牀食其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偽與蔡公盟示衆以驗已徇于蔡曰已觀從也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賊謂二子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亂乃釋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

則如違之以待所濟違蔡公命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與蔡公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正僕大子近官祿罷敵皆靈王子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魚陂杜注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在今湖廣景陵縣西北 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隕也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

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棄王而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杜注漢别名順流為沿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羊傳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歸無惡于弒

立也歸無惡于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穀梁傳　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

傳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然則弑君不得言歸言歸比不弑之一驗也　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　歸與弑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適遇君弑爾比不弑之二驗也　弑君者日不日比不

弑也據文元年夏四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書日此不日比不弑君之三驗也

楚虔簒立之初比已奔晉未嘗一日為虔之臣春秋乃以大惡歸之何也賊可討而不可代也虔之簒弑當其時力不能討而隱身於晉郟敖二子見戕無後則自潔其身可矣乃自晉復歸倡亂而據其位則為弑其君而已此聖人所以辨公私之義而嚴亂賊之誅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弑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子玉觀從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棄疾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名改名也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謚號者楚皆謂之敖殺囚

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豫章杜注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枝如子躬楚大夫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聞犨櫟降服而對曰降服如今免冠也謝違命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善其有權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羣望星辰山川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

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壁紐以為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禮棄立長之禮而卜于神違命違當璧之命而立康王也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同利以相求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人賢人有

人而無主二也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客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幷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

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又君陳蔡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其母家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下善謙下于善人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子餘即趙衰子犯即狐偃魏犨即魏武子賈佗不在五人列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謂棄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立未踰年見弒稱君）其意不當也（不欲當君位）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弑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實有弑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弑君之人比之不弑又一驗也比之不弑有四其三在前傳合此為四取國者稱國以弑若比欲取國而弑君則當直云楚比弑其君虔如衛州吁弑其君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類不應言公子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言弑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春秋

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亂之義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無弑君之罪而棄疾主殺之是棄疾有欲為君之嫌

棄疾立比為王已為司馬則已君比矣宜以弑書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立及其見殺不過旬月君臣之分未定也若書弑其君比則疑於齊舍為嗣世之正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碏殺州吁討賊之義故以公子殺公子書而棄疾險詐怙亂竊國之罪不可掩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漢置平丘縣晉廢今故城在河南陳留縣北

左傳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取鄆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良杜注下邳有良城縣在今江南邳州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遂合

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羮反錦受羮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

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禁昴羗者

晉自重丘以後會盟皆大夫至是昭公即位會楚內亂再合諸侯劉子臨之正可以有為之機也叔向號稱賢者不能導其君樹德修禮以懷諸侯而反欲脅之以威不知晉政多門諸卿各固其私甲車雖衆莫肯盡力於公其為列國所窺察久矣是以齊欲廢盟鄭人爭承曾有違言而晉自是不能復合諸侯列國君大夫皆旅見於楚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獻公王卿士劉子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聘也講禮于等朝也示威于衆會也昭明于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

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齊盟之犧牲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

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會盟處）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于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

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楚棄疾立內施德惠外撫鄰國晉人恐懼又諸侯多貳故載書要言曰同不書諸侯劉子亦與盟也

或謂揭公於不與盟之上則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晉侯此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屬辭之體然也若魯不願盟則其赴會何為乎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司鐸射魯大夫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飲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湫從湫惠伯

三家不臣之罪至意如極矣擅兵取邑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至使君若贅旒民忘其上討而執之固其宜矣而不得為霸討何也晉人若能徵邾莒赴訴之辭究南蒯子仲奔叛之故請於天子以大義誅意如正三桓之罪歸其地與民於公則魯國順正諸侯威懐而霸事可復興矣乃徒辱魯君而不察其情雖執意如而不正其罪安得為霸討乎蓋

由諸卿曲庇季氏而晉君亦不得為政爾

附録左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藝治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言不為晉所許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

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時諸侯將討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由是遂還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

公雖不與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附錄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中人杜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在今直隸唐縣境驅衝競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徙其人于荊山房杜注汝南有吳房縣即房國今河南遂平縣有吳房城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隱大子世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侯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據歸者有國辭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平丘盟之力也

故于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以美其功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陳蔡皆見滅於楚矣廬與吴未嘗有國也而書歸于蔡歸于陳如固有其國者然先王建國非楚虔所得滅也廬與吴未嘗有位也而書蔡侯陳侯如固有其位者然周室班爵非楚棄疾所得封也不言自楚義亦如此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

穀梁傳 變之不葬有三 變之謂改常禮 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當蔡世子有被圍諸侯環視不救及廬復國乃相率而葬靈公靈公者世子般也曾是以為邦交之禮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士景伯文伯之子彌牟也

公如晉請季孫也晉復拒公蓋晉卿陰庇意如固將歸之故辭公而專以市其私德耳

吴滅州來

左傳吴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吴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吴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州來楚之附庸實邊邑也成六年吴嘗入焉兹復乘楚亂而滅之十九年傳載楚城州來是吴雖滅之而不能有也

附録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瘳差也猶言益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言不合則去而他事魯尚有齊楚不獨晉也穆子告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欲于會盟時見遣以暴魯之無罪爭國體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鮒字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欒氏黨竝得罪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武子平子之祖雖獲歸骨于晉猶

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